

太虛大師遺像



西方學者筆下的

太虛法師

Holmes Welch 原著
馮永明節譯

本文節譯自 The Buddhist Revival 的第三章

(續完)

當太虛法師出席「東亞佛教會議」的時候，日本著名的學者——水野梅曉 (Mizuo Baiyo) 曾寫了一段文章說：「我雖然認識了太虛法師僅十年，但我深知道日本已經找到了一位同教的新伙伴和合作的朋友。可以冀望由此把東方文化散播、推廣到整個世界。我很希望中國、日本、兩國的佛教信徒，都能以太虛法師為他們的共同核心和典範。」

在東亞佛教會議上，太虛的國際弘化志願獲得了另一個新的鼓舞——一位德國駐日的大使 Von Sell 邀請太虛法師到德國訪問，這件事普遍地提高了他的威望，並且似乎使太虛法師意識到：要使自己弘化計劃得以推行，唯一最佳的方法是：首先使它們在國外被接受和推行。

一九二八年，太虛法師與蔣介石先生晤談後，得到國家的經濟支持，因而他和兩位信徒，在同年八月，從上海出發往歐美。大概經過了九個月時間，他先後訪問了法國、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他不僅是第一位出現在歐美各國的中國比丘，而且他被駐當地的中國大使作為高僧兼「巡迴大使」而加以款待。與此

同時，他是被提供了足夠的款項而來——這款項是給他用以支持歐洲列國佛教之用，甚致用以創辦若干的歐洲佛教組織。例如：在巴黎，太虛捐助了五千法郎，創立了「巴黎世界佛學苑」。這個組織的宗旨是用以融會佛學與科學，融會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為基礎，以達到把佛法普及全世界的目標。准備以它作為「世界佛教聯合會」的歐洲總部。之後他又在南京、星架坡、倫敦、和柏林等地。先後建立了同一類型的若干佛教組織。他曾提出一項預算計劃；准備在中國籌募廿萬英鎊，用以發展世界佛化組織。……所有他的一切是如此地感動了他的外國弟子；所以在他許許多多的外國弟子中一位弟子名叫馬殊 (A. C. Marer) 的，當時興奮地說：「太虛法師是一位非常實際的人，他從來不空談和幻想……現在中國已明確地要把佛教推廣至全球，使它成爲世界性所奉行的宗教，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巨大的（佛教的）成就，將會緊隨着中國今日的行動而出現！」

但是，巴黎的太虛弟子們並沒有始終地追隨他們的法師，巴黎的「世界佛學苑」不久便轉化爲獨立的「巴黎佛教會」，而且很快地轉了方向，離開了太虛法師的「世界佛化」宗旨。至於其他的；如倫敦佛教聯合會，也很快地故態復萌，以原有的姿態獨

立地存在。更嚴重的是：可能是太虛法師未有真正贏得那些負有領導責任的知識份子應有的尊敬，尤其是巴黎方面的尊敬。儘管太虛法師傳記的作者，敘述他在巴黎如何地大受歡迎，但當時另一位在巴黎的作者所敘述的另一段故事，關於太虛法師在巴黎的情形，却與傳記作者所講述却頗有出入。

根據這個人敘述：太虛法師在巴黎訪問的情形，曾經由法國的「中國高級研究所」的 Louis Laloy 及法國學院的教授 Sylvain Le Vain 撰文出版。其中 Le Vain 教授則是當年邀請太虛法師到法國博物館講佛學的發起人。根據敘述，當時太虛法師是臨時地展開他的演講，他拒絕給他的翻譯人一份演講大綱，而且當時負責替他翻譯的人，是一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學生，這位學生懂得的佛學知識很少，甚致完全不懂。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法國的聽眾比中國本土的聽眾對佛學更具有感受性和批評性。當太虛法師面對那充滿聽眾的 Guimet 博物館作第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是廣泛的無所不談地講述了一些通俗的佛學、科學、馬克思唯物主義等，這演講可以說甚麼東西都談了一點。當太虛法師在同一地點作第二次演講的時候，博物館的禮堂差不多是完全空的。

下面一段文字，雖然不是太虛法師的弟子所描述的凱旋式的旅程，但它仍是那些邀請太虛法師訪問巴黎的人所主辦的雜誌所報導的，讓我們來看看這雜誌所報導的吧：

「我們非常愉快，因為我們親眼看見中國和尚展開了佛教的運動。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法師的演講有許多的內容和意義是未有傳遞到聽眾心裏的……他對歐洲人顯示出了他的專長，他熟悉多方面的哲學和西方的各種科學。……闡明了佛學與科學之間，並無不相容性。這是最近四十年來宗教與科學間的衝突的停止。使每一位歐洲人都大感興趣。太虛法師的言論，驚人地證明了亞洲人在短期內能夠西方化和美國化的可能性。……但太虛法師顯然未有顧及到他所以弘化的國家的民族特性，……儘管法國的東方學者是如此地熱誠歡迎他們的尊者——太虛法師，但他們顯然地無意接受化導使自己成爲佛教徒。」

第二年，太虛法師收到他的巴黎弟子 Grace Lounsbury 的

封信，信中說：「如果將來我們能夠幸運地和有機會再次邀請您來巴黎講授佛學，最重要的事情是請您携同一位精通佛學而且能夠操純正英語和法語的翻譯同來，我們十分希望能再次從您處聽到和詢問到一些因上次翻譯者水準不夠而失譯的佛學。我們的宗旨是通過佛學介紹而出版一些具有指導性的佛學書籍。因爲我們知道現在所散播在各國的「中國佛學」，有許多地方是與中國佛學本來面目大相乖謬的」。

以上是巴黎的情形，至於在英國美國的哈佛、耶魯、芝加哥大學以及柏克萊神學院等地的講學，聽眾們對他演講的批評却很少，並且有更多的聽眾欽佩他的風度和威儀。同時對他的法師長袍、鮮紅袈裟，及「太虛法師」、「太虛大師」等的尊稱更深深地欽慕和讚歎。太虛法師當時告訴他的聽眾們：他漫遊了西歐列國，目的是在那些國家展開弘法教化，振興中國佛教。

完成了與歐美各國的接觸之後，太虛法師在一九二九年返回中國本土。一踏入國土，他馬上執行了他在巴黎所訂立的計劃；那隸屬於武昌佛學院的圖書館，大概有十萬冊藏書。他把這圖書館易名爲「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之後，他覺得國內所有的佛學院也應成爲「世界佛學院」的隸屬「分院」，每一分院都須充任一種專門的研究工作。例如：廈門佛學院專門日文，北京佛學院專門英文，浙江則專門藏文。南京毘盧寺則作爲「世界佛學院」的總部。但這個總部不久便因經費不足而關閉了。其他的分院則仍然持續着。當然；它們只是偶然地或間歇地被太虛法師指述爲「世界佛學院」。

一九三五年，太虛法師的「世界佛化」志願得到了新的鼓舞；在這一年，他會見了來自錫蘭的納羅陀大師 (Venerable Narada) 經過晤談後，他們同意：中國比丘應去錫蘭學習小乘佛教和巴利文。於是五位中國比丘在一九三六年到錫蘭學習了。但是很快地，他們全都相繼地離去。太虛法師世界佛化教育和培植教內人材的計劃在這一點上，所產生的效果是這樣的微弱。

在一九三九年佛化世界的計劃中途失敗後，太虛法師踏上了第一段新的旅程；他以「中國佛教友好訪問團主席」的身份，從這

年的十一月起至一九四零年五月止，先後遊歷和訪問了緬甸、印度、錫蘭、和馬來亞。他的旅費全部由當時的中國政府支持。在他訪問的國家之一——錫蘭，那兒大概有一千人左右聚在一起聽他訪問性的演講，他對聽家闡述了佛教的大乘義理，告訴他們有關中國的佛學，表示希望中錫兩國合作。也講述了不食肉，持五戒等實踐性的道理。他的演講使得當地人民非常尊敬。他的講話首先由法舫法師作英語翻譯，更由錫蘭大學摩拉斯卡互博士把英語譯成錫蘭語。（按英文原文：摩拉斯卡互博士——Dr. G. P. Malala Sekera）

這次旅程的結果，法舫法師被邀請留在錫蘭大學擔任大乘佛學的課程。法舫法師是位經驗豐富的老師。他曾在太虛法師的佛學院裏講學廿年。也許他想訓練一些年輕的接班人材吧，所以他在一九四五年曾返中國，帶了兩位比丘來錫蘭。但是，幾年後，這兩位比丘又離去了。法舫法師本人在一九五一年在錫蘭大學病逝。太虛法師在國外的一切弘化努力，由此亦告停頓。

雖然如此，太虛法師實際所完成的比它當時所呈現的成績更大，在一九四零年他的訪問旅程中，會對摩拉斯卡互博士說及要建立一個世界性佛教組織的重要性，他們都感到有建立的必要，並且同意建立這樣的一個機構。但也同時地一致認為這必須有待戰爭結束之後。因為當時的戰爭妨礙了交通和籌款工作。一九四七年，太虛法師便圓寂了。

一九五零年，世界性的佛教組織正式成立了，它由摩拉斯卡互博士創立。在這個組織會成立的典禮中，摩拉斯卡互博士致辭說：「這個世界性佛教組織，是由太虛法師感化和鼓勵而創立的。」

從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五零年由楊仁山居士至太虛法師至摩拉斯卡互博士；前後歷時半個世紀的佛教理想，終於在錫蘭得以實現。

本章參攷書：

(1) 印順著：太虛大師年譜，第158頁—162頁。第176頁—178頁。第199—217頁。

- (2) 水野梅曉 (Mizuno Baiyo) 著 *Shina Bukkyo no genjo*
- (3) 東方佛教徒 (Eastern Buddhist) 六月—九月，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月。一九二四年
- (4) Karl Ludrig Reichelt, "A conference of chinese Buddhist Leaders" *Chinese Recorder*, 54-11: 667-669 (November 1923)
- (5) *Buddhist China* (London 1913)
- (6) John Blofeld, *The Wheel of Life* (London, 1959)
- (7) *Buddhism in England*, 3, 7: 162 (January 1929)
- (8) *Chinese Buddhist* 1, 4: 156-158 (January 1931)
- (9) *The Bulletin de Association francaise des amis de Lorient*, No. 7, pp. 93-94.

△本刊啓事▽

啓者：農曆戊午新歲即將屆臨，本刊擬以作者、譯者、及本刊同人簽名式聯名向讀者祝賀新年，凡曾為本刊撰稿

諸公，均請書就「簽名式」（筆名亦可）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前寄香港新界青山道二十二咪藍地妙法寺本刊編輯部收，以便彙集製版，為荷。

內明雜誌社謹啓